



THE
MENTORING
PROJECT

不要自己伸冤： 让神施行公义



AUTHOR: DR. RICHARD PERHAI
EDITOR: DR. LARRY OATS

不要自己伸冤： 让神施行公义



作者：**DR. RICHARD PERHAI**

（理查德·佩尔海博士）

编辑：**DR. LARRY OATS**

（拉里·奥茨博士）

目录

引言	4
自行伸张公义的幻象	6
“扯平这笔账”的偶像	10
伸冤	12
将一切交托给神的 实际操练	15
最终的法庭	18
结语	21



引言

吉姆的手在颤抖。他是个魁梧的汉子，四十年来一直在给房子搭木框架。他的手指关节上疤痕交错，俨然一张辛苦劳作的地图。他平时话不多，总是让手上的活替他说话。我们坐在我家后门廊上，太阳缓缓落下。他艰难地说起自己的生意合伙人。那个合伙人卷走了某项大工程的尾款，带走了一切。木材账单还摊在吉姆的办公桌上，没有付清，仿佛在嘲笑他。

“我要毁了他，”吉姆说。他没有看我，目光落在靴子间的泥土上。“我要看着他的生活化为灰烬，我要亲手握紧那根火柴。”

我理解这种心情，我真明白心里那股火是什么滋味。那是一种对某种特定公义的渴望，仿佛只要实现了它，就能填补胸口的空洞。你以为只要反击——只要扯平这笔账，那份重担就会消失。但事实并非如此。最终你会与你憎恨的那个人纠缠在一起。你醒来时想着他，入睡前脑海里还在演练如何报复。他已经夺走了你的钱财，现在又要夺走你的灵魂。这种腐烂从你心灵的地下室开始，一点点往上蔓延。

神是审判者，我们在教会里这么说，也把它写进信经里。但木材账单未付清时，我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一点。我们以为必须为神代行审判之职，因为他面对现实世界的混乱时行动太慢，或者太过心慈手软。但我们的天平是坏的，我们希望伤害我们的人受到绝对的公义审判，却希望自己能得到丰富的怜悯。这不是公义，只是更多的罪。

自从伊甸园中的那场堕落以来，这个世界便已支离破碎。人们偷窃，合作伙伴撒谎，父母失职，还有无数的其他乱象。这是生活在堕落世界所产生的磨难，让人仿佛置身深渊。我告诉吉姆他必须停手。“你在做一份根本没人雇你做的活儿，”我说，“神说过，伸冤在他，就交给他吧。”

实践指南

如果你真的信靠神，这会让你如释重负。这意味着你不必彻夜难眠，去追讨你曾遭受的每一件不公。没有人能逍遥法外，每一桩罪都会付出代价——要么由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之承受那烈火般的审判，要么由当事人亲自面对。神的天平分毫不差，我们的却一团糟。

吉姆问我，他该如何放下。他觉得自己很软弱，仿佛在向对方屈服。但请听我说：保持沉默比放声呐喊需要更大的勇气。饶恕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个决定。这是你對自己内心的管理。如果任由苦毒滋长，你的心就会腐烂。你会变得冷酷刻薄，孩子们也不愿亲近你。你将沦为那个窃贼的奴隶——尽管对方根本没把你放在心上。

仰望十字架吧。神并没有简单地“一笔勾销”，而是将烈火般的审判倾倒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如果你拒绝饶恕，或者不愿顺服神为你设定的道路，那你就是在说耶稣的救赎还不够，在说你自己的公义标准更胜一筹。站在这种立场上，实在可怕。

吉姆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我们每周都会一起喝咖啡。有些日子，他状态不错。有些日子，他看到那个人的照片，怒火便又重新燃起。但他开始信靠那位审判者。他专注于自己剩下的工作，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依然是一份礼物。他不再把自己看作受害者，而是个跟随牧者的普通人。放下怨恨吧。那担子太重，你扛不动。让那位审判者去履行他的职责吧。

1

自行伸张公义的幻象

我们心里都有那股火。那是一种原始而粗粝的渴望，只想把这笔账扯平。当有人猛地抽走你脚下的地毯，或是当伴侣带着你耗费数十年心血建立的生活头也不回地离开时，你的第一反应绝不是祷告，也不是去思想神的主权，而是想要反击。你渴望看到他们也尝尝那种压在心头、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冰冷重量。你想亲自来算清这笔账，我们称之为“公义”，因为这听起来很崇高。但说实话，大多数时候，那不过是赤裸裸、老掉牙的嗜血欲望。我们以为，只要能让它们承受同等的痛苦，世界便会以某种方式恢复公正。但事实绝非如此，这就是那个幻象。认为你——双手颤抖、思绪混沌的你——竟能成为那个施行完美公义的人，这不过是终将把你活活吞噬的幻想。

这种想要执掌审判权的冲动，并不是从你糟糕的商业交易或破裂的婚姻开始的，而是始于伊甸园。当我们审视创世记3章中的堕落时，通常会聚焦于那颗果子或那条蛇，但真正的病根，是人对自主权的渴望。谎言说“你们便如神”，他们就信了。所谓“如神”，其中一样就是成为审判者。就在亚当和夏娃咬下那口果子的瞬间，我们不仅失去了纯真，更失去了自己本应有的位置。我们偏离了受造之物的道路，试图攀上宝座。我们决定由自己来判定善恶，进而认为也该由我们来执行判决。从那时起，每个人的心都成了一间自封的小法庭。我们一生都在脑海中审判他人，既当检察官，又当陪审员和行刑者，却又纳闷自己为何如此疲惫不堪。原因很简单：这份差事本就不属于你我，你并非为承载整个道德宇宙的重担而被造。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执意为之。我们像呵护珍贵的传家宝一样，紧紧抱着那些怨恨不放。我们以为，只要让怒火持续燃烧，就是在保护自己，或者是在追究对方的责任。但你是否留意过，怨恨会怎样侵蚀你的骨髓？它让你变得刚硬，让你变得脆弱。它把你变成了一个只能透过“被夺之物”这副眼镜来对待世界的人。传统上，我们常常谈论全然败坏，通常将这一概

实践指南

念套用在伤害我们的人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罪恶：他们的贪婪、谎言和虚荣。然而，最难接受的真相，其实是受害者自身的全然败坏。

别误会。受害者的身份是真实的。人们确实会做恶事，他们造成的痛苦深切而沉重，真实不虚。但成为受害者并不会让你变得圣洁，也不会让你的内心成为公义的纯净源泉。因为你本性堕落，你所谓的“公义”，几乎总会被自我中心压得偏斜。你的天平坏了。当有人得罪你时，你要的不是公平交换，而是让对方承受更多痛苦。你想让天平向你这边倾斜，你想让他们遭受比你更多的痛苦。你的“义怒”往往只是残忍的伪装——因为你先受了伤，便以此为由，将自己的残忍行径合理化。这就是人性的真相。我们如此破碎，以至于用自己的伤痛作为伤害他人的借口。我们以为，既然自己曾遭受不公，现在就有权充当法官、陪审员和行刑者。然而，一个罪人无法以公正的尺度去审判另一个罪人的。因为你的双手太过颤抖，你的内心太过诡诈。

此外，还有那把剑的分量。我们身处的世界告诉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身权益；若不寻求报复，便是软弱或消极。然而，圣经说的是另一种语言。它所讲的这位神大有主权、无比圣洁，他无需你的帮助就能清算账目。罗马书12章和13章犹如一桶冷水，浇灭了我们心中的怨恨之火。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并非建议，而是在明确宣告这权柄属于谁。神将伸冤的权利归于自己，因为唯有他是公义的，唯有他能作出公正的审判。唯有他能够审视一个人的生命——包括其过往经历、隐秘动机及种种复杂性——并施以真正公义的裁决。

当你试图将那把剑握在自己手中时，你就犯下了双重罪恶。没错，你确实是对你试图伤害的那个人犯了罪。但更重要的是，你得罪了神，因为你在篡夺他的职权。你是在告诉神：你的公义来得太慢，或者你的审判不够严厉。你是在宣称自己比神更懂得审判，而这种立场是极其可怕的。圣经说得很清楚：神已将公义之剑交给了掌权者、政府官长以及他所设立的体制，以防止世界陷入彻底的血腥杀戮之中。神并没有把这把剑交给你，让你在自家后门廊或办公室里随意挥舞。当你试图充当讨债人时，你便逾越了自己的职分。那是执政当局的职分——他们手持公义之剑绝非徒然。神称他们为他的用人，是替他伸冤的，负责将神的忿怒施行在作恶者身上。当有人伤害我们时，有时确实需要与这些掌权者配合；但圣经教导我们，若弟兄之间发生过犯，应在教会内部处理，而不应诉诸法庭。有些时候，我们应当不追究某些过错；但智慧也要求我们在面对严重恶行时，将其上

不要自己伸冤

报给执政当局，并交由他们处理。当某人屡次作恶，且有理由担心他们会在伤害我们之后转而伤害他人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试想一下，当你真正相信神已将“在这世上替他伸冤”的职分交给他人时，你会感到多么轻松。如果你相信神才是审判者，就无需彻夜难眠地盘算如何让某人付出代价。你不必亲眼看着对方的人生化为灰烬，你甚至可以走出你心里的那间法庭。这并不意味着你所遭遇的事情不重要，并不意味着谎言或盗窃是“可以接受的”，而是说那本账簿交在了比你更可靠的手中——或是神自己，或是你教会的长老，或是执政的掌权者，照着智慧的引导而定。而这种智慧，往往取决于你选择上述途径时的动机：你的目的是为了伤害对方，还是为了帮助那些潜在的受害者，甚至是帮助那个施加伤害的人？

在神的世界里，没有人能逃脱任何罪责。哪怕是一分钱、一句恶毒的话、一次背叛，都不会被遗忘。这一切都将被清算。要么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那罪承受烈火般的审判，要么是当事人亲自在圣洁之神的白色大宝座前面这一切。无论哪种情况，公义都将得以伸张。你的本分是作受造之物，不是造物主。

人生中的磨难从未停止。明天，你还会再次遭受不公，有人会突然别你的车，有人会当面撒谎，有人会将你的辛劳据为己有。而那股怒火又会在你心底翻涌。一个深谙街头神学（日常神学）的人明白：要在不失去灵魂的情况下走完这条漫长的窄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那把剑。保持沉默比放声呐喊需要更大的勇气。信靠那位审判者比自己充当审判者需要更大的力量。饶恕并不意味着让对方逃脱责任。饶恕是承认那追讨之权属于神，而不属于你。饶恕，关乎你对自己内心的管理。

如果你拒绝放下自行伸张公义的幻象，最终你会变成你所憎恶的那种人。你随处可见这样的例子：有些人二十年前受过欺骗，至今仍念念不忘，仿佛那事就发生在今朝。他们脸上总是布满愤恨的阴云，连子女都对他们避之不及。他们活成了一座“未偿债务”的纪念碑，成了往事幽灵的奴隶。这就是你想要的吗？成为一个冷酷刻薄的男人，被一个窃贼牢牢捆绑？

看看那古道吧。昔日的圣徒之所以能在迫害中存活下来，并非因为他们比仇敌更擅长报复，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跟随的是一位早已战胜死亡的牧者。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藏在基督里，因此，没有人能真正从他们身上夺走什么，因为一切本就蒙神所保守。他们对神主权的理解，绝非枯燥的

实践指南

教义，而是一面真实可感的盾牌。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既然神是审判者，我们又何必妄图夺走他手中的法槌？

放下怨恨吧，那担子太重，你承受不起。你生来并非为持剑，而是为了端起水盆、拿起手巾。你被造是为了跟随那一位——他被骂不还口，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就是我们当效法的榜样，也是在这个想要撕碎你灵魂的世界里，保持内心完整的唯一途径。让审判者去履行他的职责吧，他比你更擅长此道，而且他的天平不会摇摆。要信靠神的护理——正是这护理容许了磨难的发生；要信靠神的恩典——正是这恩典遮盖了那道深渊。你不过是行走在尘世中的一个凡人，一个信徒。请定睛仰望十字架，在那里，终极的公义与终极的怜悯以我们这破碎的天平永远无法想象的方式，完美地交汇在了一起。

那幻象告诉你：只要反击，心里就会好受些。但事实是，你只会感到空虚。你胸口的空洞无法用他人生活的废墟来填补，唯有那位已经偿清了你自身最大债务的神所赐的平安，才能真正填补它。当你意识到自己蒙了何等的饶恕，别人欠你的债就显得小多了。这并非因为那些债务无关紧要，而是因为那位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早已应许要使万物更新。你不必做那个握着火柴的人，也不必充当行刑者。你只需做吉姆，或做回你自己——无论你是谁——坐在门廊上，呼吸着这世界的空气，尽管世事纷扰，这世界依然牢牢掌管在那位大有主权的君王手中。

诚然，我们行走世间，手指关节上留着伤疤。但我们不必用它们去伤害他人。我们要用它们来抓住神的话语，用它们去服侍邻舍，用它们在祷告中将我们的案件交托给唯一重要的法庭。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刚强，这就是尊荣的分量，也意味着自行伸张公义这一幻象的终结。这是一段漫长的顺服之旅，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行——远离怨恨的园地，走向神的城，在那里，每一滴眼泪都将被拭去。因为在那座城里，天平永远公正，君王永远公义。

2

“扯平这笔账”的偶像

当你认定自己内心的平安取决于他人的悔恨时，一种特殊的腐毒便会悄然滋生。我们称之为“扯平这笔账”，但其本质是在为自己的痛苦筑起一座祭坛。这是灵魂深处的渴望——我们坚信，只有看到对方落魄，自己才能获得解脱。然而，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这样的人：他们耗费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苦苦等待着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公平了结”。他们等待着一通电话、一封信，或者等待那个早已继续往前走的人眼中流露的真诚悔意。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一道深渊逐渐敞开——这座监狱不需要铁栏杆，只需要一颗拒绝前行的心；除非听见“我错了”，它绝不肯挪步。

我们告诉自己，保持愤怒就是在让他们承担责任。我们以为自己的苦毒是一种武器，但这不过是堕落之心的虚妄。当你辗转难眠时，对方很可能正睡得香甜。你的愤怒并非对抗对方的武器，而是压在你自己身上的重担。你本被赐予一颗去爱神、服侍邻舍的心，你却把它变成了一间阴暗狭小的屋子，在里面反复重演生命中那短短五分钟的经历，这就是堕落带来的磨难。若你的灵魂被捆绑在对方的悔意之上，你就无法获得自由，你已成为对方那份冷漠的奴隶。

但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恐惧：敌人的镜子。我们不愿谈论这一点，但镜子从不说谎。当你彻夜磨砺舌锋、演练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时，你实际上是在将自己的灵魂打磨成你所鄙视之人的模样。苦毒是一位雕刻家，它一点点削去你的善良与感受喜乐的能力，直到你变得与那个伤害你的人如出一辙。你憎恨他的残忍，而你的心却正变得同样残忍。你以为自己在寻求公义，实则是在效仿那曾加诸于你的黑暗。若你长久凝视黑暗，你就会开始把它穿在身上。

然而，我们的“占理”往往只是虚荣的伪装。我们是堕落的受造物，心中的天平总是向自己倾斜。当我们想要“扯平这笔账”时，我们追求的并非公平，而是想要对方承受更多的痛苦。我们试图扮演神，因为我们不愿由

实践指南

神来清算账目。我们认为神的护理太慢，或他的恩典太广。我们想要这样一个世界：人人当下就得到自己应得的报应——唯独我们自己例外。我们想要得到怜悯，至于那个欺骗我们的人？我们要他受烈火焚烧。

圣经指出了一条放下怒气的路，那不是什么心理技巧，而是一种艰难、扎实、具有神学根基的降服。它意味着承认唯有神是神，而你并非神。放下，就是承认这笔债务确有其事，但你要将账单交到全地的审判者与救赎主手中。这并非软弱，而是信心的最高形式。发怒并不需要什么力量，愚昧人都可以发怒。但要保持沉默，安于尘土之中，相信“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则需要圣灵的力量。

我们必须仰望十字架。在那里，“扯平这笔账”的偶像终将被彻底粉碎。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了圣洁的神眼中真正的公义是何等模样——那便是无辜者的宝血。若你寻求公义，当仰望那里；若你渴望怜悯，亦当仰望那里。但你绝不要站在十字架下，对神说他的公义不足以审判那个欺骗你的人。当你意识到你自己的罪债竟需要神亲自受死来偿还时，别人欠你的债便不再能辖制你了。

处理一段破裂的关系，不在于争胜，而在于忠心。当你放下“掌控”这一偶像时，你便真正获得了自由。你正走出法庭，重返光明之中。你决定做天父的儿女，而非世上的审判者。平安便由此而生——这是一种令那些执着于“算账”的世人无法理解的平安。

在某个周二的清晨，这表现为当谈话触及往事时，你选择不重提那旧日的伤痛；你会为你想要恨恶之人的灵魂祷告——那不是华丽辞藻堆砌的祷告，而是一份沉甸甸的祈求，求神以他的圣洁对付对方，以他的怜悯对待自己。你并非窃贼的受害者，而是君王所看顾的子民，而这位君王并不贫穷。

放下怨恨吧。那担子太重，你承受不起。选择让你的骄傲死去，选择作一个天路客。路途漫长，却始终通向一个家园——在那里，天平终于完全静止，永远不再摇动。

3

伸冤

我们往往把圣经中那些“沉重”的词语当作抽象的博物馆展品来对待。我们看到“伸冤”这样的词时，总想把它净化一番。我们想把它变得温文尔雅，闻不出一真实的气味。但圣经不会这样，它不会在描述我们痛苦的字眼上耍花样。当保罗在罗马书12章写下“伸冤在我”时，他用的是一个有分量的词——直击肺腑、粗粝扎人的分量。他指的绝非轻微的不满，而是那位大有主权的神清算这个破碎世界账目的圣洁权柄；这权柄令人战栗。他是在说，神要为我们所受的伤害还我们公道。

对于那个坐在门廊上、内心阴云密布的人来说，这并非威胁，而是解脱。这是你所能体验到的最大解脱。听到神说“伸冤在我”，就如同听到他说“你现在可以放下手中的剑了”。就在那一刻，你意识到，这位审判全地的主，早已清楚看见那黑暗房间里发生的一切。他看见了钱财是如何被卷走的，看见了谎言是如何编造的，也看见了那个自以为侥幸逃脱之徒脸上的窃笑。不仅如此，他还看见了你未曾察觉的事——他洞悉了动机，看穿了隐秘的背叛，看清了那败坏的全貌。而且他说：“这事我管了。”

我们辗转难眠，因为我们以为只有自己还记得这一切。我们以为，一旦不再愤怒，罪恶就会消散于无形，既无人追究，也无人铭记。但我们深知，在神的护理中，没有任何事会被遗忘。每一桩行径都被记录在案，每一滴眼泪都被珍藏。当你将伸冤之事交托给神时，并非在说那罪行无关紧要。你是在说，唯一能妥善处理这罪行的，是那位天平永不摇摆的主。你相信，神断案远比你高明；他也远比你圣洁、可畏。你正走出法庭，让宇宙的主宰坐上审判席。

饶恕的韧劲

但接下来我们就要提到那个让所有人瑟缩的词：饶恕。我们把饶恕变成了轻飘飘、花里胡哨的玩意儿——无非是“放下”和寻找“内心的平安”。但这并非圣经所说的饶恕。圣经中的饶恕带着砂砾般的粗粝，也有筋骨般

的坚实。它并非一种感觉。事实上，如果你等到自己感觉想饶恕时才行动，你恐怕会一直陷在苦毒之中，直到你的棺材入土的那一刻。

饶恕是将那笔债务留在十字架下的一个决定，是灵魂层面的法律交易。你看着那个欠你声誉、金钱、童年或平安的人，你审视着这笔债务，然后说：“我不会向你追讨这笔债了。”你并不是说这笔债务不存在了，也不是说这一切都“没关系”。你是在说，这张账单已经转移了，你把它从口袋里掏出来，钉在木头上——就是基督为你的败坏而流血牺牲的木头上。

这将是你要一生中最艰难的工作，这就是“管理那道深渊”。你必须在每个清晨都下定决心：今天，我不会去当那个讨债的人。当记忆涌上心头，当怒火开始在心底升腾时，你必须直面那团怒火，对自己说：“不，那是属于主的。”这是一场艰难而持续的降服。你必须意识到，如果你执意要追讨他人的债务，其实就是在告诉神，他对你的怜悯是一个错误。你是在说，比起那个“恩待破碎者”的世界，你宁愿生活在“以眼还眼”的世界里。而饶恕，就是决定活在前者之中——哪怕这过程痛彻心扉，犹如接骨正位一般。

炭火

接下来要面对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磨难——也就是脚下这条路该怎么走。保罗告诉我们：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过，有些人却将此作为一种狡猾的报复手段——他们以为只要表现得“足够友善”，就能坐视敌人受苦。但这不过是另一种虚妄，是穿上主日礼服的报复罢了。

“炭火”关乎使人知罪的分量。当你以沉静而坚韧的善行回应恶行时，便会产生一种世人无法理解的张力。你向他们展现的是一种他们不配得、也不知如何承受的恩典，你无需动手，就能迫使仇敌直面自身罪恶的现实。这就是“街头神学”的实践：拒绝让一个充满毒素的灵魂左右你品格的核心。

面对那些恨你的人，你不是要成为任人践踏的脚垫，而是要成为一道墙。一道绝不崩塌的正直之墙。有时，“行善”意味着凭着坚定的原则设立清楚而坚实的界限，保护无辜的人；有时，它意味着保持沉默，明明知道有绝佳的反击方式，却选择十字架的道路。你不必应邀参与每一场争论，你是自己平安的管家，除了君王之外，你无需向任何人交出你的灵魂。

不要自己伸冤

破碎之路上的管家之责

我们行走在这古道上，因为它通向一个债务最终得以清偿的地方。唯有伸冤与恩典这套语言，才配得上我们生活中的磨砺。我们是堕落的人，活在堕落的人中间，这里既有汗水与鲜血，也有十字架。那木头是对一切怨恨的最终回应——神圣洁的审判与他的怜悯在那里彼此相吻。你不必充当审判者，因为那位审判者已经替你受了审判。

吉姆终于意识到，手握火柴只会让他沦为奴隶，而非主人。于是，他将一切交托给主，回去继续给房子搭木框架。伤疤依然存在，账单也依然摆在那里，但他胸中的腐毒已经消退。他不再是受害者，而是一个深知自己蒙了饶恕、因而能不再追讨那个窃贼的人。他可以把那人交托给神。

抛开法庭的语言，改用圣约的词汇。让审判者履行他的职责，而你只管走你脚下的路。道路狭窄，砂砾扎脚，但有牧者与你同在。他的天平永远静止，分毫不摇。

4

将一切交托给神的 实际操练

在周日的教堂长椅上承认神是审判者，是一回事；在周二的杂货店里见到那个曾诬陷你的人，则是另一回事。心里那股火升腾起来——心跳如擂鼓，双手发痒，只想动手。这就是堕落带来的磨难；因为世界已经破碎，你的身体会本能地反抗。我们常常误将这股火当作扯平这笔账的燃料，但要走怜悯这条路，需要另一套实际做法。

你的首要任务不是开口说话，甚至不是立即给予饶恕，而是承认连你的心跳也在神的主权之下。神在杂货店过道里的临在，与他在西奈山时一样真实。怜悯意味着作出一个艰难而坚定的决定：不让身体本能左右你的神学。你无需大吵大闹，也不必强颜欢笑。有时，最忠心的举动就是继续前行。你的声誉不是由你来捍卫的；那是神所赐的礼物。如果神允许它被污蔑，那么在泥泞之中自有他的美意。深呼吸，并谨记：你是君王所看顾的子民。

界限与苦毒之别

现在，我们需要谈谈篱笆的神学。在我们的圈子里存在一种特殊的误解：我们以为“饶恕”意味着把狼重新放回羊圈。我们以为，若不容许同一个人反复伤害自己，便显得“不像基督徒”或心怀“苦毒”。但这其实是对古道的误解。

饶恕关乎过去，而界限关乎未来。饶恕是决定将债务留在十字架上，拒绝充当讨债人的角色。但设立界限，是要管理好自己的生命，以及神托付你照管之人的生命。如果有人从你的公司偷东西，你可以将伸冤之事交托给神——但第二天你不会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他。这并非苦毒，而是智慧。这是一种清醒的认知：我们身处一个全然败坏的世界；有时，你能为一个罪人做的最有爱心的事，就是让他无法再次得罪你。

不要自己伸冤

诀窍在于：在筑起篱笆的同时，不要让仇恨的腐毒在自己这一侧滋生。这正是我们大多数人容易失败的地方。我们筑起篱笆，却在上面缠满怨恨的铁丝网。我们以为是在保护自己，实则在为自己的灵魂筑起牢笼。苦毒源于让伤害你的人白白占住你的脑海。这是一种“虚妄”——你以为只要一直愤怒，自己就算是赢了。

如何区分二者呢？界限是安静的，它不会大声嚷嚷，也不需要通过二十分钟的长篇大论来证明自己受到了多大的委屈。它就是一句“不”，是终结伤害循环的决定。反之，苦毒则是喧嚣的，即使表面沉默，内心也在嘶吼。它表现为不断在心里重演那桩罪行，渴望看到对方遭殃。如果你发现自己因想象对方的失败而感到快意，那你并非在操练智慧，而是在操练仇恨。而仇恨是一团烈火，终将吞噬怀揣它的人。

蒙恩得救的生命是果敢的生命；在决定篱笆该立在哪里时，尤其如此。你必须足够诚实地面对自己，才能分辨何时是在守护自己的灵魂，何时又是在纵容自己的骄傲。设立界限是为了维护国度的平安，而非满足自我的虚荣。若出于恩典设立界限，你的手便能稳健有力。你不需要愤怒的烈火来筑起篱笆，你需要的是神话语的光照。

使人和睦者的职分

我们常常将“促成和睦”与“维持和睦”混为一谈。维持和睦的人为了让屋子里安静下来，宁可无视那腐烂；促成和睦的人却肯直面那些扎手的难处，好让真正的和睦得以生长。你的职责并非去“修复”对方，因为你并非受雇来充当他们的圣灵。你的职分不过是在混乱中保持忠心，这本身就是一种释放。如果你以恩典相待，而对方却向你脸上吐口水，你并没有失败。成功的标准在于顺服，而非结果。我们是管家，而非庄稼的主。

面对“有毒”的人时，忠心往往表现为祷告——不是华丽的祝愿，而是灵魂发自肺腑的祷告。你首先要祷告，求那位审判者履行审判的职分：“主啊，求你按你的圣洁对付这个人。”这是一份令人战栗的祷告，却能使你的心与真理对齐。他们在神的手中，而不在你的手中。接着，你要祷告，愿那曾使你破碎的恩典，也能使他们的心破碎。你这样祷告，是在尽本分，因为主吩咐你这样做。当你将代求之水浇在仇恨的烈火上时，那灼热的怒气便会逐渐消散。

这就是终极的“街头神学”。你站在尘土中，凝视着那个曾想毁掉你的人，却选择谋求他的最终益处，而非满足自己当下的快意。在这一刻，“自我”死去，你意识到自己与那个窃贼并无二致：同为尘土所造，同在咒诅之下，同样迫切需要同一位救主。

看顾受伤之心

前路漫漫，吉姆手指关节上的伤疤不会消失。你胸口的空洞，或许在复活之前都无法完全合拢。我们活在“已然成就却尚未完全实现”的状态：我们拥有基督的平安，却仍要面对这个世界的磨难。

将一切交托给神的实际操练，并非为了逃避伤害，而是为了在受伤时仍能找到坚守信心的途径。这就是忠心看顾一颗受伤之心的责任。你正行走在一条窄路上，神把特定的试炼摆在你面前，要你从中走过。这份背叛、这份失去、这道深渊——正是神呼召你去耕耘的田地。

不要浪费精力试图修正过去或强求未来。只需在每一个周二的清晨，忠心行事。当怒火升腾时，将它交托给审判者；当需要设立界限时，就凭智慧去建立；当提及敌人时，就通过祷告将他们带到宝座前。这就是基督徒生命里的那股韧劲。它不像营销人员口中那样“充满活力”或“具有变革性”。

它沉重、缓慢，且往往极其静默。

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正是那位牧者曾走过的道路。你在孝敬中承担的重担，以及你所承受的悲伤，正渐渐被转化为这世界无法理解的荣耀分量。你并非环境的受害者，而是有份于那位君王的护理之工——他从不浪费一滴眼泪。

放下法槌，端起水盆。让审判者履行他的职责，你则要尽好自己的本分。脚下的路难行，神的话语却稳固可靠。终有一日，磨难将不复存在，尘埃将被拂去，我们会发现，那条我们视为荆棘丛生的路，其实正是通往家园的归途。

5

最终的法庭

我们心中都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怕恶人会得逞。我们目睹窃贼腰缠万贯地离世，也看到父母至死从未说过一句“对不起”。我们的骨髓深处有个声音告诉我们：如果现在不把这笔账扯平，这个世界的罪恶就会肆意横行。我们误以为，沉默就是恶人得以逃脱，但这是一颗忘记了十字架的心里生出的虚妄。在神的世界里，没有人能“逍遥法外”，哪怕是一分钱、一次背叛，都不会被漏掉。我们生活在那位大有主权的审判者权下，他的天平不会因岁月而倾斜。最终的法庭是切身可感的真实，每一桩罪恶都标有代价。要么由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那烈火般的审判，要么由罪人在审判日独自面对。没有第三种选择，没有侥幸逃脱的余地。

十字架即公义

我们通常把十字架说成一个轻松、令人愉悦的爱的象征。但对信徒而言，十字架却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战栗的公义彰显。它告诉我们，神对罪的憎恶是如此深重、如此绝对，以至于他宁愿压伤自己的儿子，也不愿让任何一笔罪债得不到偿还。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个人报复的“必要性”便显得微不足道且可悲。如果伤害你的人在基督里，那么对方的罪早已受到你无法想象的严厉惩罚；如果对方不在基督里，那么对方终将走向一个法庭——你那点想“扯平这笔账”的微末举动，在神面前不过如同孩童向大山投掷石子一般。

唯有领悟这一点，你才能真正释怀。这种解脱源于你确信：那笔账目正由真正懂得计算的主来掌管。当你见到那个毁坏你声誉或窃取你辛劳成果的人时，你不必做那个握着火柴的人，也不必像讨债人一样彻夜难眠。这笔债务早已移交至更高的法庭。这绝非简单的“放下”，而是认清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没有人能逃脱审判。宇宙的道德弧线不仅指向公义，更被一位大有主权的君王的铁腕牢牢掌控。

安静之心的回报

而这就是平安开始萌生的时刻——这正是安静的心所带来的回报。我们之所以终生处在高度戒备的紧张状态中，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道歉。我们以为自己的平安被那个伤害我们的人挟持，常常念叨：“只要他们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就没事了。”但如果他们永远都不承认呢？如果他们至死都坚信自己才是受害者呢？如果你的灵魂必须要等到他们的“对不起”才能感到完整，那么你就是个奴隶。

但安静的心能找到一种不依赖于他人的平安。这平安仿佛从生命的地基处向上生长。这种平安来自这样的信心：“审判者看见了，这就够了。”一个人走进一间屋子，里面的人全都相信有关他的谎言；他却仍能保持沉默。这种人身上有一种坚实而沉静的尊严。他保持沉默并非因为软弱，而是因为他心里有锚。他深知自己的声誉并非由自己一手打造，因此也无需自己费尽心血去捍卫，它属于神。

寻得并守住这份平安，是你当尽的管家之责。你认识到自己的内心太过珍贵，不该用来存放他人的垃圾。你选择将这笔债务留在十字架下，不是因为对方配得，而是因为你值得从这重担中解脱出来。“安静的心”并非要任人践踏，而是指在风暴中屹立如磐石。关键在于明白，最终的判决早已由那位爱你的审判者写定，无论窃贼或骗子如何诋毁，都无法更改那页纸上的墨迹。

安息于神的护理之中

这引出了脚下这条路上最艰难的部分：当生活明显不公时，仍要安息于神的护理之中。我们总想相信，只要遵循“古道”，生活就会一帆风顺。我们以为“信心”意味着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但圣经从未应许过一条平坦的道路，它应许的是一位可靠的牧者。

神的护理意味着我们要相信：神在盗窃之事中同样掌权，正如他在恩赐中掌权一样。癌症、背叛与深渊，也都不在他的护理之外。这或许难以理解，但这就是那位大有主权、掌管波涛、骰子点数，甚至掌管那恶者的神所启示的真理。我们所敬拜的神，绝不会对生活的“不公”感到惊讶；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乃是精心调度这些磨难来塑造灵魂。当生活显得不公时，你要问：“主正在借此做什么？”他很可能正在摧毁你的虚荣，除去

不要自己伸冤

你对自身力量的依赖，迫使你凝视“主人的金子”，并意识到它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

在混乱中信靠神并非一种感觉，而像肌肉一样，需要靠一次次举起重担来练就。当你自己的意志嘶吼着要见血时，你仍选择对主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这就是信靠。它让你意识到，你并非故事的中心，你只是这位君王所写剧本中的一个角色。他正利用生活中的每一重磨难——未付的账单、父母日渐衰退的心智、卷款跑掉的合伙人——来预备你，使你能承载那远超想象的荣耀的分量。

最终裁决

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世上的吉姆们？我们又该如何帮助那些坐在后门廊上、双手颤抖的人？我们要告诉他们真相。要让他们知道，那把剑对他们来说太沉重了，那柄法槌也不该由他们来执掌。我们要告诉他们：去仰望十字架吧，并从中看见最终的清偿。

放下怨恨吧，它是一种腐毒，会把你变成徒具人形的空壳。那个伤害你的人已经夺走了太多，别再把你的未来也搭进去了。让审判者履行他的职责吧。他从不迟到，也不遗漏任何细节；他的天平始终保持完美的平衡。

诚然，我们行走在世间，手指关节上带着伤疤，靴子沾满尘土，但我们带着一颗安静的心前行。我们前行，因为我们知道，最终的法庭早已开庭，君王已坐在宝座上。我们是仆人，是管家，正行走在通往天家的窄路上。到了天家，一切磨难终将消逝。那双曾承受钉痕的手，将亲自拭去我们的泪水。所有债务都将被遗忘，因为赎价已经付清。

安息于此，坚守本分，活在恩典之中。道路虽艰难，但审判者是良善的。唯有这样的神学，才能在现实的路面上站得住脚。



结语

我认识一位女士，整整二十年都困在一场诉讼中。她的人生被堆积如山的证言笔录和诉讼费占满，心也像窑里烧透的砖一样坚硬。她确实遭到了欺骗，这一点没有疑问。不公也真实存在，有确凿的证据。她告诉我，她觉得自己仿佛是真理的守护者——如果她停止抗争，谎言就会得逞。但二十年后，她走进我的书房坐下，说她要撤诉了。她一分钱都没赢到，事实上，她在时间与平安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为什么是现在？”我问道。

她看着自己的双手——那双长年攥紧成拳的手——然后把它们张开。“我意识到，我虽然赢得了争论，却失去了灵魂，”她说。“我发现了比‘占理’更宝贵的东西。我找回了安然入睡的能力。我也重新认识了神的主权。”

这就是“摊开的手”。当灵魂不再试图抓住法槌时，最后的动作就是放手。这是一颗安静的心，终于明白神的公义比你自己的公义更可靠。当你最终走出怨恨的战场时，你并非向敌人投降，而是向那位君王降服。你认定生命中那“主人的金子”是你的忠心，而非为自己讨回公道；你承认，即便神允许窃贼夺走你的钱财，或让骗子玷污你的名声，他依然拥有千山上的牲畜。他能补还蝗虫所吃的，却不会修复一颗已然变得刚硬如石的心。

我们在这些篇章中走过的道路，崎岖而狭窄。无论是孝敬日渐衰弱的父母所需的那股韧劲，还是生意合伙人背叛所带来的磨难，答案始终如一：仰望十字架。看见终极的公义，看见终极的怜悯。所以，求你务必放下怨恨吧。这怨恨对你这样的受造物来说，实在太沉重了。你受造，不是为了举起那把剑，而是要带着光前行。



理查德·约翰·佩尔海博士 (Dr. Richard John Perhai) 现任基辅神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自2003年起一直担任该院圣经与神学教授。他拥有浸信会圣经神学院 (Baptist Bible Seminary) 系统神学博士学位 (以优异成绩毕业)，以及达拉斯神学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圣经释经神学硕士学位。他著有《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与居鲁士的狄奥多勒著作中的安提阿学派神学理论》 (Antiochene Theōria in the Writings of Theodore of Mopsuestia and Theodoret of Cyrus) (Fortress Press, 2015年)。

拉里·奥茨博士 (Dr. Larry Oats) 是一位资深的圣经教授，在其母校威斯康星州沃特敦的马拉纳塔浸会大学 (Maranatha Baptist University) 任职已逾40年，拥有系统神学博士学位，专攻基要主义和浸信会历史，曾任该校马拉纳塔浸会神学院 (Maranatha Baptist Seminary) 院长 (2009-2019年)。

